

上

一 铃 半 剑

● 诸葛青云经典作品集

青雲 諸葛

远 方 出 版 社

诸葛青云经典作品集

一铃半剑

一
铃
半
剑

上
册

远
方
出
版
社

一 铃 半 创

诸葛青云经典作品集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经 销：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红星新华印刷厂

印 张：19

开 本：850×1168 1/32

版 次：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44-0116-7/I.334

定 价：36.8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前 言

诸葛青云在其成名作《紫电青霜》中，塑造了名冠“武林十三奇”的诸、葛双仙，即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虽为小说中虚构人物，实乃作家本人“诸葛青云”之自比。的确，自1958年，诸葛青云涉足“江湖”，发表处女作《墨剑双英》，于次年便推出其成名作《紫电青霜》、《天心七剑荡群魔》姊妹篇，名噪“台港”，为其赢得巨大声誉，成为台湾早期武侠小说中名家中的名家，与卧龙生齐名。60年代初，古龙刚事创作，因情节内容难脱窠臼，遂向金庸、诸葛青云“取经”，学习文采诗意，并重人物刻画，从而使古龙独辟蹊径，终成“新派”大家。

自50年代勃兴的台湾武侠小说，其名家既能融合“北派五大家”之优长，又能各出机杼，转形易胎而作。诸葛青云为其中佼佼者，作为还珠楼主的私淑弟子，他才华横溢、想象奇诡。其作品文字笔法、写景状物、人物塑造、奇禽怪兽与玄功秘艺等等颇得还珠神韵，又能创新发展，因而更能引人入胜。其珠圆玉润之优美行文，如诗如画之景物描摹，台湾无人能出其左；说到奇幻，诸葛青云虽不写飞剑侠客、神魔斗法，却另有奇妙，更具魔幻、奇异的色彩。在《紫电青霜》中，白鸚鵡不仅能作人言，且清音婉转，颇具辩才，更能与人谈诗；而以流传千古的《满江红》、《正气歌》之慷慨悲歌破邪魔的“六贼妙音”真可谓奇思妙想、别出心裁；文中“祭剑”、“三蛇生死宴”之诡怪生猛无不出人意料，使人大开眼界。不凡构思与匠心独运处，非大家不能为也。

诸葛青云善写情事，其“风流多情”直接承继于北派“言情”

高手朱贞木。然而“情”到了诸葛青云手中，更显恣肆浪漫，更显风流多元。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前期作品如《半剑一铃》、《折剑为盟》、《铁剑朱痕》、《弹剑江湖》等书，均以“剑”为名；而后的作品如《豆蔻干戈》、《玉女黄家》、《劫火红莲》、《五凤朝阳》、《红剑红楼》、《咆哮红颜》等，则皆有红粉妆点。利剑配佳人，刚健衬袅娜，摇曳多姿的人物故事，总离不开一个“情”字。或天使之爱如出水芙蓉纤尘不染，或情人之恋如火如荼灵肉合一，皆风流蕴藉，令人心仪；而温馨漫渺的少女情怀，醇香迷人的烈妇心态，以及欲壑难填的淫娃荡妇之柔肌媚骨、冶艳狎姿，更是刻画入微、纤毫毕呈。诸葛青云写有情人以“情”人手，写无情者之阴狠毒辣、狰狞恐怖也是因“情”而生。所谓荼毒生灵者也是“由情生孽”。颇得先辈佛学心法之妙。盖佛家所谓七情即指：喜、怒、忧、惧、爱、憎、欲。端的好一个“情”字了得。

同时，请葛青云国学功底深厚，对传统文学颇具造诣。因此，能充分发挥其“文采风流”的专长，小说写得潇洒俊逸、文采斐然。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类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诸葛青云总是信手拈来，挥洒自如。正惟其善写文采风流的江湖儿女私情，又满篇的诗词歌赋，才有台湾“才子佳人第一人”之誉。此与香港名家梁羽生同好，堪称台港“双璧”！

诸葛青云前后共写下 60 余部作品。时至今日，这些波澜壮阔、气韵生动的作品，仍是台湾及海外华文世界争相传阅的读物，果真应验了作家以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的自况。可谓青云不老，常读常新。

内容简介

六诏神君主宰的纯阳宫笼罩着江湖，老魔头仗着庞大的恶势力，欺压六大门派企图统治武林，只见武林正义大人士不堪受辱，纷纷流下后最一滴血。

公孙玉九死一生终于落于奇迹般练成旷世奇功，打败了魔头，粉碎了他的阴谋诡计……

此故事波澜起伏，情节曲折生动，望君一睹全书。

目 录

第一章	寒冷风寒	(1)
第二章	春愁黯黯	(15)
第三章	巾幗英雄	(31)
第四章	蟠虬如盖	(46)
第五章	借花献佛	(56)
第六章	狂飈随起	(72)
第七章	纯阳真解	(83)
第八章	彭榭水榭	(99)
第九章	称霸中原	(121)
第十章	浮云飘絮	(131)
第十一章	淫孽如山	(145)
第十二章	树摇草折	(156)
第十三章	藏奸蓄力	(169)
第十四章	螳臂挡车	(180)
第十五章	附葛攀藤	(198)
第十六章	赤鳞毒蟒	(203)
第十七章	五凤朝阳	(218)
第十八章	妾意如绵	(236)
第十九章	达摩神剑	(250)
第二十章	恨海难填	(269)
第二十一章	群邪魁首	(283)
第二十二章	雷霆震怒	(298)

第一章 寒冷风寒

苍苔露冷，花径风寒。

你一定以为这是何处大家庭园，深院锁清秋的景色？

错了！这虽是霜染草白，风侵叶黄的仲秋时光，但却是在绝无入迹的深山幽谷。

而这浙东括苍山绿云谷的景色，却还只似孟秋，谷中野花也还在散发着行将凋谢的残余芳香。

旭日早升，但谷外群峰插云，非至午正，阳光不能射众，是以谷内仍是雾锁云封，一片茫茫。

蓦然，只听一声悠长的叹息，冲破雾影而出。

奇怪！是谁有这份雅兴，在这清晨时光，到此人迹罕至的深山幽谷，是伤春？悲秋？抑是遣怀？

但随着那一声长叹之后，却是一段冗长的沉寂，看不见半点人影，“听不到一丝声息。

约莫半个时辰过去，谷中雾影渐散，只见一个身着白色长衫，年甫弱冠的少年，正自仰望云天，负手往来蹀躞。

那少年虽是愁聚双眉，一脸忧色，但仍可看出他的权奇风骨和朗澈神仪，那两只星目，更是神光湛湛。

他茫然地仰望了一刻之后，缓缓收回了凝望在空际的目光，喃喃自语道：“欧阳云飞呀，欧阳云飞，即使你走到天涯海角，踏遍这人世间的只草寸土，找到了她，又能说些什么来解释呢？”

少年叹息声罢，看看一轮秋阳，已自当空照射下来，他“呀！”的一声，匆匆向谷内扫了一眼。

正待转身离去之时，眼前突见精光一闪，发自不远处一个土堆之上，他不由好奇心大起，心想：是什么物体，会在树阳照射下，有这等强大亮光？

疾走一阵，少年已到土堆之前，原来是座简陋荒坟，坟头上放着半截光亮闪耀的断剑，在断剑之旁，还有一枚带刺的小小金铃！

纵是少年天悟神聪，他也猜不透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奇诡地俯身下去看那墓碑，但上面已生满苔藓，无法看清字迹，于是探手便待将那墓碑上的苔藓除去——

蓦然，一缕白光电射而来，在他手还未触反苔藓时，先自击在碑石以上，石屑纷飞，火光四溅！

那自称欧阳云飞的少年失惊之下，倏地缩手，转身喝道：“是谁！”

只见一个身着白色儒衫，面罩黑巾之人，步履飘逸，翩然走来，边走边道：“那方碑石摸不得！”

蒙面书生行到欧阳云飞身前丈许之处，停步不前，黑巾上只露出两只精芒四射的眼珠，盯住欧阳云飞，仔细打量。

欧阳云飞诧然问道：“这方碑石毫无异处，为什么摸它不得？”

他以为自己这样一问，对方定会解释摸不得的理由，哪知蒙面书生好似突然痴呆一般，两只明眸闪射出慑人光芒，默默不答。

欧阳云飞也是天生傲骨，而且又是正忍受“失意”和“仇恨”等两种情绪交相煎迫之人，一见蒙面书生这种神情，不觉有气，大声说道：“阁下鬼鬼祟祟，蒙面向人，到底是何用意？”

他最后一句话，说得声色俱厉，蒙面书生如梦初醒，又仔细看看欧阳云飞一眼，茫然说道：“你！你！可是叫公孙玉么？”

欧阳云飞奇诡地摇摇头，暗忖：“这个人难道是个疯子么？”

突然，那蒙面书生竟凄厉地大笑道：“你不是公孙玉，你不是公孙玉，公孙玉早已死了！”

说完，缓缓闭目垂头，一言不发。

那当空射人的一线阳光，犹如昙花一现，瞬即隐没，谷中又蒙上了一片幽默的阴影，一阵山风吹来，吹拂起蒙面书生的宽大

衣袂，显得那么孤独，沮丧和忧伤！

欧阳云飞看到这蒙面书生的情景，知他定是遭受了什么重大变故或刺激，才变得如此喜怒无常，想起自己一身的恩怨情仇，不禁喟然一叹，随口吟道：“人生仇恨谁能免？销魂独我情何也……”

他尚未吟完，那蒙面书生倏然全身颤抖，厉喝一声：“住口！”

欧阳云飞本已对蒙面书生起了同情之心，但一听他对自己这种抒发愁思，也要无理干涉，不禁勃然大怒，沉声说道：“我对你一再忍让，可并不是怕你，而是怜悯你，我方才摸那方石碑，你要阻止，现在吟哦两句，略遣愁怀，你又来取闹，请问阁下，这算什么意？”

他这声色俱厉地一阵数说，把个蒙面书生抢自得连连摇头，双目莹然欲泪，声带颤抖地说道：“我求求你别再吟下去，更千万不可摸那方石碑，除这两件事外，你作什么都行。”

欧阳云飞剑眉双剔，暗忖：“这人好没出息，我硬起来他就软，我怜悯他，他反而乱发脾气，天下之人，当真都是欺软怕硬的么？”

于是他再不动心，仍然冷冷说道：“我偏不依你，就是要吟，硬是要摸！”

说着，一面往那方墓碑前走去，口中故意高声吟道：“人生仇恨谁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一面高吟，一面摇头晃脑，故意气那蒙面书生，其实，他早已没了那份吟哦心情。

蒙面书生捷若飘风，一跃便到欧阳云飞身前，疯狂似地怒声喝道：“你敢！站住！……”

欧阳云飞天生傲骨，怎会就此屈服，身形微闪，依然昂首阔步，夺路而走。

蒙面书生把钢牙咬得格格作响，全身也激动得不住颤抖，右手假然举起，向脸上一抹，取下蒙面黑巾，恨声说道：“真是良言逆耳，众生难度，蠢才你看！”

欧阳云飞见那蒙面书生，竟然出口伤人，猛一回头，沉声陀

道：“你敢骂……”

“人”字尚未出口，不禁“哎呀！”一声，惊吓得腾腾腾地连退几步，双目发直地瞪在那蒙面书生的脸上，再也说不出话来。

蒙面书生又缓缓将面巾蒙好，唱然一叹说道：“我叫你不要摸，你偏要摸，难道你愿意使你的手，变成和我的脸一样丑怪么？”

欧阳云飞的脑子中仍在翻腾着蒙面书生脸上，那幅惨不忍睹的模样，一时竟忘了说话，半晌之后，才歉然满怀地，油油说道：“你……你的脸，就是因靠在这方墓碑上，才溃烂如此的么？”

蒙面书生叹息一声，道：“若不是如此，我又怎会不让你摸那方墓碑？”

欧阳云飞道：“这么说来，那墓碑上有着无比的剧毒了？那你为什么还要留它害人呢？”

他不等蒙面书生答话，便自飞起一脚，向墓碑踢去！

蒙面书生急忙叫道：“你等一等，我还有话说。”

欧阳云飞倏然收势，诧声问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蒙面书生紧走两步，跪倒墓前，放声大哭，哭声先颇凄厉，继转委婉，终而寂然无声，晕迷过去。

欧阳云飞听他有话要说，却不料竟然伏地痛哭起来，微一怔神，默然忖道：“看他脸上那未遭剧毒腐蚀之处，白嫩细腻，分明是个俊美男子，想是面容被毁之后，所受刺激过深，才变成如此，但那方石碑上，怎会蕴藏剧毒的呢？”

心中疑云密布，又宣抬头向那墓碑看去，只见蒙面书生伏地寂然，不禁大吃一惊，急忙为他一阵推拿，蒙面书生长叹一声，悠悠醒转，竟连整条蒙面黑巾俱已哭湿。

欧阳云飞见他哭得如此悲凄，心中也自颇兴感触，他和声问道：“这墓中埋葬的是你的至亲？还是好友？”

蒙面书生此刻心中已平静许多，应声说道：“这墓中之人，是我受业恩师和两位师叔。”

欧阳云飞连连点头，暗自忖道：“无怪他脸上触到剧毒，定是

他思念恩师师叔，悲伤过度，抱碑痛哭所致，唉！想来他两只手掌，也必同样腐烂？”

蒙面书生缓缓站起身形，微磕双目，口中喃喃祝道：“弟子仰仗恩师及两位师叔在天之灵默佑，得以雪除师仇，逼死强敌，此生最大心愿已了，但一尘师兄踪迹不明，弟子又中人暗算，剧毒渐攻内腑，自知难免一死，天南一脉，只怕从此要在江湖灭绝，还有……”

他倏然住口不再说下去，半晌之后，两眼发直地注视那墓碑，又自低低说道：“这墓碑上涂剧毒，为免遗害后人，徒儿竟欲斗胆将其毁去，另立新碑，尚请三位老人家举下英灵，恕徒儿惊扰之罪！”

蒙面书生祷祝既毕，再不犹疑，跨前一步，自宽大衣袖中伸出一只满缠白布的右手，适向那墓碑上方抓去。

欧阳云飞看他手上伤势颇重，似乎难用重力，遂急忙说道：“兄台手掌已被剧毒腐蚀，定感不便，毁碑之举，就由在下代劳了吧！”

语音方落，一声裂帛脆响，他已撕下长衫后摆的一块白绸，裹在右手之上，然后举掌向墓碑顶端一压一转，又复向上一提，那方碑石便如站在他手上一般，立自土中脱出！

蒙面书生一看之下，陡地双目神光电射，冲口问道：“无极气功！你是在那里学的？”

欧阳云飞放下那方碑石，诧然问道：“什么是‘无极气功’？”

蒙面书生双目中满现惊疑神色，说道：“怎么，你刚才是用‘无极气功’，拔出碑石，难道自己又不知道么？”

欧阳云飞摇头答道：“无极气功这几个字虽听说过，但我自己却不知其为何物。”

蒙面书生又道：“看你会一些武功，是谁教你的？”

欧阳云飞道：“是一个四十来岁的道士，他仅仅教给我一种吐纳练气口诀……”

蒙面书生闻言脸上神色突变紧张，截断欧阳云飞话头问道：

“那道士现在那里？快说！”

欧阳云飞见他又犯老毛病，不由微现惕色，冷冷答道：“他教完我练气口诀就死了，你问他则甚？”

蒙面书生仰望云天，缓缓摇头，半晌登语双眼中射出奇异光芒，突然注视欧阳云飞问道：“你为何来到这括苍山绿云谷，方才听你发出感叹之声，难道你心中也有什么难以解决之事么？”

欧阳云飞长叹一声，摇头说道：“在下身有血海深仇待复，仇人又极厉害……”

蒙面书生不等他说完，便冷笑一声，说道：“你空负堂堂七尺之躯，既有血海深仇，不思报复，只会颓唐忧伤，未免太无骨气！”

欧阳云飞见这蒙面书生当真有点古怪。方才还谈得好好的，如今却又突然翼落自己起来，不禁既羞且怒，大喝一声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谁说我不思报复，要你多管闲事！”

蒙面书生一见欧阳云飞渐入壳中，心中暗自高兴，故意哈哈狂笑道：“凭你这点能耐，想找厉害对头，为父报仇，谈何容易？你既嫌我多管闲事，我便管，只可借你这父仇是一辈子报不成了！”

说完，两只宽大衣袖一摆，身形如白鹤冲天，拔起四五丈高，往那削立千仞的峰壁，攀援直上。

欧阳云飞想不到这蒙面书生竟有这般超绝武功，心想：若能拜他为师多好，于是赶紧脱口叫道：“喂！你请回来，我也还有话说。”

蒙面书生本是故意卖弄，闻言真气一收，飘然下降，说道：“尊驾有什么话请说，若是在下能为你报仇之事；略尽绵薄，自当不会推辞，不过，……”

欧阳云飞是何等聪慧之人，早从蒙面书生的行动及语气中听得出弦外之音，连忙说道：“你倘肯传我武功，彼此便属师徒，若有吩咐，作弟子的自应遵命。”

蒙面书生突然发出一阵凄厉笑声说道：“好！好！自即日起我就传你武功，必然在我未死之前，把一身所学，倾囊相授！”

说完，双睛直视远方，随随又道：“人生自古谁无死，死不足惜，亦不足惧，可是月前和她们分别之时，约定尊祭亡师以后，于中秋之夜在鄱阳湖畔相会，如今，唉！……”

欧阳云飞听得莫明其妙，忙把那方碑石放在一个低洼之处，用土掩好，看着蒙面书生犹豫半晌，缓缓问道：“师傅，你要到那里去传我的武功呀？”

蒙面书生摇头苦笑说道：“你我年龄相若，千万不可如此称呼，而且我传你武功，也有附带条件，就是我们必须以兄弟相称！”

欧阳云飞，缕玉浑金，未经世事，故也不懂这些江湖过节，毫不推辞地应声笑道：“那么，我就遵命叫你大哥好了，我叫欧阳云飞，大哥你叫什么名字？”

蒙面书生说道：“我叫公孙玉，其实我已是垂死之人，知不知道我的名字，却也无关紧要！走吧，我现在就带你到一个石洞之中，传授天南绝学。”

说着，当先向绿云谷北端走去，欧阳云飞急步相随，约有盏茶时分，已到达一所石洞之内。

那石洞甚是狭小，至多可容两三人栖身，洞内铺了一些干草，上面放着公孙玉的一件行囊和一些干粮；看样子，他也来此不久。

两人旦夕相处，情感渐生，除了练功之外，几乎无话不谈。公孙玉就将当年万俟卨浙东寻仇，“天南三剑”绿云谷成仁取义，自己奉遗命及“半剑一铃”信物，苦心寻觅“柔经”的情形概要述出……

怪！真怪！

谁听说过没有腿的人，还能在武林之中，一争雄长！是怪不！

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红遍了浙东括苍山的绿云谷，一年花事，九十春光，在这莺老蝶忙的季节之中，骚人墨客，对景兴怀，

做上些经眼花飞，伤多酒困的诗词之类，自然不足为怪。怪的是在绿云谷中，对着嫣红姹紫满谷繁花，负手往来蹀躞的，并不是什么文人雅士，却是一个羽衣星冠，五十来岁的道人。

肩头斜插着一柄长剑，看器宇神情，分明是武林之中的一流高手！但双眉紧皱，面带重忧，显有无穷心事！

蹀躞半天，顺手摘下一朵杜鹃花，眼珠微转，面上突然现出一种宽慰而带着希望的神色！这时谷底尽头，花光如海之中，一点白影，像流云，像闪电，极其轻灵美妙的迅疾飞来！

到了近前，身形一现，是个娇媚无伦的白衣少女，云鬓抚额，绢挟临风，看年龄顶多不过十八九岁。

白衣少女一见到人，垂手笑道：“元修道长，真个信人！家师六诏神君万候午，已到谷外，命晚辈卞灵筠先来探视！”

道人微笑说道：“卞姑娘回复令师，就说元修十年旧约未忘，请他大驾来此指教！”

卞灵筠口称遵命，敛衽施礼，慢慢退出七八步去，才霍地转身，肩头微动，便如一条银箭离弦一般，刹那之间，只剩下谷尽头处，一点白影。

元修道人，微微一叹，自语说道：“这魔头真是当今第一奇人！光拿他这女弟子来说，就极其端庄凝重，大方有礼，丝毫看不出一点左道旁门习气！一身轻功，又那样精纯，看来今日一会，这括苍山，可能就是元修归源结果之地！”

略过片刻，方才白衣少女卞灵筠，所去之处，业已现出一群人来，不见奔驰纵跃，却如流水行云一般，来得极快！展眼之间，已可辨出是八个一样装束的白衣少女，其中四人各用香肩，抬着一具七宝软床。床上枕案俱全，滴翠流黄，龙须凤翻，床上卧着一人，身上盖着半幅吴绫，方才来与元修道长答话的卞灵筠，走在最前。

双方距约三丈，卞灵筠纤手一摆，七女倏然止步，卞灵筠走到软床之前，恭身禀道：“启禀师尊，已到绿云谷内约会之所，天南三剑中第一位元修道长，正候师尊答话！”

床上之人，慢慢说道：“十年旧约，日夜萦怀，一旦能够了却心愿，真是快事！但昔年我与天南三剑定约，怎会只有一位在此！元修道长，别来无恙！你还认得我这六诏狂客万俟午么？”

锦裳一揭，人已坐起。想像中这万俟午，定然是个苍老人物，或是狞恶魔头！那知大谬不然，揭裳而起向元修道长，含笑发言之人，竟是个三十上下的英俊书生，隆准丰颐，相貌极好，就是双眉太浓，带有煞气！但两条大腿，不知被甚仇人，截击了三分之二，身上被着一件五色级纳所织短衣，虽然面对元修道长，抱拳答话，人却还在软床之上，并未下地。

元修道长静气凝神，抱元守一，向万俟午哈哈笑道：“万俟神君！十年之前，在此一会之后，贫道即早知定有今日！闻得神君获得武林宝篆纯阳真解，并已全部贯通，故人有此大成，着实可贺！我们天南三剑，一人即三，三人即一，贫道背后长剑，到目前为止，尚敢狂言自诩为武林第一！你只要胜得半招，即可了却天下无敌的多年心愿，何必定欲找我那两个师弟作甚？”

万俟午微微一晒，冷然说道：“当初在这绿云谷内，为争天下第一的名头，我一时好胜，自愿独斗你们天南三剑，结果不敌，身受重伤，才在回转六诏的途中，遇上强仇五毒天魔，断去双腿！如今我神功炼就，再履中原，一来追源溯本，要会会所有当初成全万俟午之人，二来借此机缘，创设六诏正教！五毒天魔的首级，业已在此，若叫我不见元朗元真两位高人，岂不令我茹苦含辛的十年渴望成虚？江湖中传言天南三剑，不但武功出众，并且还义气如山，怎的今日为了区区万俟午一人，就忘却了师兄弟情谊，放心让道长独自出面！”

说话之间，从软床上的一个革囊之内，挽出一颗用石灰腌着的新鲜人头，元修道长闪眼看处，认得确是黑道之中，最为凶狠难惹的人物，五毒天魔！

刚把长眉一皱，想用言语替两位师弟开脱，把昔日深仇，完全揽在自己身上。但远远峭壁之上的大堆藤蔓之后，突然有人发话说道：“万俟午！天南三剑不是你所想的那等样人！元朗天

真一齐在此，你口气如此狂妄，难道那得自所谓武林宝篆纯阳真解中的几乎功夫，真就能惊天地、泣鬼神，压倒各门各派的一切武学么？”

话音方落，两条人影宛如风扬飞絮，凌空飘坠！两个与先来元修道长，衣着完全一致的清奇全真，相并而立，肩头各有一口长剑，面向着这位六诏神君万俟卣，均是微微含笑，单掌问讯。

六诏神君知道后来的那位较为瘦削的元真道长，言词犀利，口角向不饶人，自己志在报仇，不愿和他斗口，遂也抱拳还礼，含笑答道：“万俟卣早知二位不会不来，才用言语相激，请出相会！武林中人，讲究的是痛快淋漓，直接了当，今日之会，反正强存弱死，道长等贵师兄弟。还是三剑连环，斗我一人？还是另行划道比斗？万俟卣万里远来，常言道得好：‘不是猛龙不过江’三位道长请仔细酌量！”

天南三剑威震江湖，尤其是先来的元修道长，背后一柄长剑，公推武林第一！但这六诏神君万俟卣，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超绝人物，就为了不服天南三剑的武林第一称号，十年前在这括苍山绿云谷内，以一对奇形兵刃摄魂铃，独战三剑，结果身受重伤，遁回六诏，中途并被五毒天魔落井下石，断去双腿，如今再莅中原，约斗三剑，元修知道善者不来，严禁元朗元真一齐赴约，预备拼此一身，了断这场恩怨。

元朗元真表面拗不过师兄，实际连夜疾赶，到得比元修还早，藏在了峭壁上的大堆藤蔓之内。

二人身形一现，元修知道劫数难回，默然不语！元真却暗自思忖，纵然传闻是实，号称武林宝篆的纯阳真解，被你练成，但双腿已废，便能勉强施展，也定减去大半威力！何况自从当年结此强仇之后，师兄弟三人，也在刻苦用功，十年以来，把本门绝技，“无极气功”业已练人化境，难道真就不敌于你？

听六诏神君业已发话叫阵，刚待应声，元修道长已自含笑说道：“万俟卣君！贫道等均在花甲以外，你也五十许人！方才既然说是今日之会，强存弱死，别无他途，则贫道倒有个新鲜别致